

蔣曉雲：

雖然已經闊別文壇30年，蔣曉雲始終未能擺脫張愛玲的影子。20歲在台灣文壇嶄露頭角，就被說成是「又一張愛玲」，如今年屆60，接受訪問時仍然被追問「張愛玲」。「我從來就不是『張迷』」，蔣曉雲頗感無奈，「幾十年前是因為有人說我寫的東西像張愛玲，我才去找來看，我對這位文壇前輩的文采很佩服，但完全沒有刻意效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我忍不住替她把一生都編了」

蔣曉雲1954年出生於台北，現旅居美國。她成名很早，學生時代即開始寫作，1975年發表處女作《隨緣》名動台灣文壇，1976年起連續以短篇《掉傘天》、《樂山行》，中篇《姻緣路》，三度榮獲「聯合報文學獎」，得到作家朱西寧的盛讚，文學評論家夏志清也將其喻為「又一張愛玲」。

1980年，聲名鵲起的蔣曉雲卻出人意料遠赴美國留學，成家立業，從此封筆三十年。

2011年春天，又出其不意以長篇小說《桃花井》復出，不久出版短篇小說集《掉傘天》，再次轟動文壇。蔣曉雲此番攜新作《百年好合》來滬，《百年好合》以12個獨立的故事構成，是其「民國素人系列」首本小說，而在整個「民國素人系列」中，將包含民國年間出生的38位女性的傳奇故事。

《百年好合》中的主人公們既有上層官太太、有私奔台灣的清真麵館老闆娘、有遠嫁美國獨自創業的上海灘舞女、也有享盡繁華的軍官小姐。1949年前，她們因不同的際遇來到上海，1949年後又相繼離開，遠赴港台地區或歐美。她們被捲入了歷史的洪流中，經歷了最為動盪的時代。

「素人」就是指平民百姓、小人物，雖然並未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蔣曉雲一直都想為民國的小人物立傳。她說寫作這個系列的靈感來源於一位老太太，「她99歲生日，我去參加了她的生日宴，會場裡的大看板寫她94歲，老太太故意少報了5歲，我就在想，一個女人到了99歲還謊報年齡，真是太有趣了，這背後到底有怎樣的故事？我忍不住替她把一生都編了。」

為女性立傳

「其實這部小說中的人物並沒有具體的原型，是我拼湊的，再加上自己的合理想像，但我身邊的很多朋友說讀着《百年好合》時，會讓他們想到自己的上一輩人背井離鄉的經歷。」蔣曉雲說：「這部小說對我最大的意義在於，我不希望這群人被歷史埋沒，我希望在紙間讓她們『復活』，她們雖然不是政要人物、不是顯赫名流，她們生於亂世身不由己，但她們代表了一個時代。」

但也有例外。蔣曉雲說，比如《北國有佳人》的「小北京」，小說裡說她當時是上海灘有名的舞女，「『小北京』真的有這個人，真的在仙樂斯舞廳，她的恩客是我一個朋友的父親輩，真實的『小北京』故事其實是非常浪漫的。『小北京』和她的恩客在年輕的時候是老相好，到了『小北京』九十多歲的時候，她住在舊金山灣區一個很好的社區，『小北京』的老相好還瞞着他太太去看她。我覺得太浪漫了，只是我在《北國有佳人》裡寫的故事不是她的，僅僅借用了她的招牌。」

至於為何專為女性立傳，蔣曉雲解釋說，寫女人意義更大，因為歷史都是男人書寫的，而且女性很受壓迫，「你看故事裡那些男人，都像胡蘭成，可以沒有良心，甚至談不到良心問題，因為太自然了，都不構成道德考驗。即使如此，我還是見過很多女中豪傑，很努力地生活，我必須把她們記錄下來。」

我從來就不是「張迷」



年輕時的蔣曉雲，她少年成名，當時在文壇已是聲名鵲起。 本報上海傳真

還是學生的時候，蔣曉雲曾上過胡蘭成的課，彼時她對「漢奸加薄情郎」的胡十分不屑，「他不是很欣賞我，我也不是很欣賞他，他是一個薄情郎加漢奸，我是一個好惡分明的人，簡直是可以因人廢言了，講得再好我也聽不進去，所以上課的時候我也沒有表現出尊敬的樣子，他是一個多麼聰明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小孩沒被『收服』。」

「失蹤」文壇三十年：「只是去經歷了我的人生」

蔣曉雲與朱天文、朱天心、吳念真、張大春同時出道，卻在最風光的歲月停止寫作，轉投美國的高科技業。「我們家總覺得搞文學是不務正業，希望我學點實業，那時候正好我先生去了美國，我就去留學了，」回憶起這個人生中的重大決定，蔣曉雲卻有些雲淡風輕的味道，「其實我沒有想太多，當時年紀輕，世界都在你的腳底下，什麼不能做？寫程序對我而言像寫小說，兩者差不多。」直至2005年中國分公司成立，蔣曉雲重新接觸到中文環境，才又激發起她對文學的熱情，然後提早退休，釋放出積壓了30年的寫作能量。

蔣曉雲常常被拿來與張愛玲比較，連王安憶都在《百年好合》的序言中寫道，「她（蔣曉雲）的人物族譜與張愛玲的某一段上相合，但要追蹤得遠一程，拖尾再長一截，好比是張愛玲人物的前世今生。張愛玲攫取其中一段，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淒涼蒼茫；蔣曉雲卻是不甘心，要博一博，看能不能博出新天地。」

「事實上，我和張愛玲不像，可能是我們文字中透出的人情練達和機巧讓人乍一看覺得像。」30年都擺脫不了張愛玲的影子，蔣曉雲有話要說，「但我和她個性截然不同，我天生就不那麼哀愁和悲觀，而且我也從來不是『張迷』」，蔣曉雲坦言，雖然她對這位文壇前輩的文采很佩服，但也並不是特別崇拜她，「所以對於這樣的評價，我很隨意，沒有生氣也沒有特別高興。」

蔣曉雲將寫作與生活分得很開，私生活絕不靈感源泉與寫作素材，「有些人對女作家有些偏見，總覺得非得有些傳奇經歷和坎坷情史才能寫作，張愛玲確實有很傳奇的身世，寫的小說有生活的影子，但是誰規定沒有傳奇身世就不允許寫？誰規定沒有坎坷情史就一定寫不好？我覺得寫作很大部分是靠天賦。」

「有些人會覺得我在文壇『失蹤』了30年，一定發生了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但其實真沒有。」蔣曉雲說：「我這30年只是去經歷了我的人生，寫作是我的興趣，現在我回頭來繼續自己的興趣，台灣很流行『某個作家用生命在寫作，把自己生活弄得一塌糊塗』，我不喜歡這樣，我還是把生活和創作分得挺清，寫得夠好就行，我沒必要寫個悲劇就非得親自演一遍這齣戲。」

書評

文：韓浩月

書名：你不知道的舊社會

作者：林希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下缺失的東西，丟失的文化傳統從哪裡找？只有從歷史中去找，找出來，擦亮了，洗乾淨，再為當下所用。認為舊社會一無是處、全部都要打翻的觀點是偏激的。

綁匪不得綁架女人、不得撕票，小偷不可偷救命錢，乞丐給臉得要不能無所顧忌，這些舊社會裡的「規矩」本來不值得津津樂道，但「規矩」所體現的「底線」意識，還是值得思考。「底線」

是近年來媒體頻頻提到的一個詞，「守住底線」其實就如同「小偷不可偷救命錢」一樣，不要讓我們為自己生活的環境而感到無地自容。「顏面」有時候不過是一塊遮羞布，但不能連這塊遮羞布都不講究了。

近年多有描寫舊社會的著作出版，雖沒有出現暢銷書，但知識分子對過去時代的認識，走出了狹隘的「萬惡的舊社會」觀念，對讀者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看事物要從兩面看，才能發現與了解真相。



舊社會裡的「底線」意識

30後作家林希是有資格寫舊社會的，儘管他的這本新書《你不知道的舊社會》，更多是寫他對舊社會的童年記憶、民間傳說和軼聞，但這本以個人視角寫出來的書，還是可以幫年輕讀者打開了一扇觀看舊社會的窗子，從而而來的有迂腐的封建氣息，也有許久不曾體會過的鄉土味道。

作者是以批判的口吻來寫這本書的，絕無借古諷今之意，本書的價值觀與作者的年齡也相對吻合，林希以一位長者的身份，在給年輕人講故事，通過故事來講述幾千年來的市井雅俗、世俗禮儀、民間文化，這些故事可以幫助年輕人反思，祖輩們的生存土壤，這片家園曾經的榮華與腐敗。

這本書裡的舊社會，充滿着警匪勾結、遍地盜賊，作者在貶損這些醜惡現象時用筆直白，比如「水上警察名聲最壞、最黑、最不是東西……」，水上警察指的是舊時代的天津港秩序維護者，他們的壞在於，平時是熟悉的人，一旦落入水上警察的手裡馬上六親不認，抓進局子一頓毒打，被抓者交上錢後，「哈哈一笑，拍拍肩膀，河上見面還是朋友。」

舊社會權勢是一切潛規則的核心，黑社會的青幫也好、洪幫也好，是不會招惹權勢的，與權勢有關的家族，也基本不會遭遇盜賊宵小的騷擾，在舊社會得罪權勢，意味着滅頂之災。但除了權勢之外，維持舊社會運轉的，還有天地良心、因果報應、善惡循環等道

德層面的規則，比如作者講到，他們家門口懸掛着一道善人牌坊，這道善人牌坊是因為他們家開設粥廠向饑民施粥，鄰人們給掛上的，綁匪盜賊見了善人牌坊要繞道走，一旦洗劫了善人家庭，村鄰們不會答應，會動用集體力量將洗劫者剿滅之。

書裡還有個小故事比較有意思，一賭徒輸盡家產準備跳河自殺，被一老者勸救下來，在老者幫助下，賭徒從賭場贏回了所輸的錢，從此改邪歸正，而老者曾是開賭場的，害無數人家破人亡，唯有救7人，才能贖罪，因此才每天凌晨到河邊搭救輕生者。用現代的眼光看，這也算封建迷信，但無論是善人牌坊可保護善人，還是賭場老闆救人贖罪，都說明在舊社會，道德約束還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法律所不能及的角落懲惡揚善。

舊社會有好也有壞，它好的一面，大約就是倫理綱常中那些光明、善意、溫暖的一面了。在看多了老太太倒地無人敢扶、小孩子被車撞無人敢救的新聞後，許多人發出「連舊社會都不如」的感慨。現在回顧舊社會，不是惦念舊社會裡的那點好，而是想去尋找當

書介

圖文：草草

論天人之際

作者：余英時

出版：聯經



克魯格獎 (Kluge Prize) 得主、漢學家余英時院士的最新學術論著。有關「軸心時代」、「軸心突破」一套說法，最初由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直到帕森斯為英譯本韋伯《宗教社會學》所寫的「引論」，「軸心突破」一詞，才有了定義：即指西元前第一個千紀時，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余英時院士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將其置放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重新建構一個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

大轉向

作者：葛林布萊

譯者：黃煜文

出版：貓頭鷹出版社



這是一本讓人讀到捨不得放下的學術著作。1417年1月，某間偏僻的修道院裡，書籍獵人波吉歐從塵封的書架取下一份年代極其久遠的抄本，無意間喚醒了一部隱沒長達千年之久的作品——盧克萊修的《物性論》。這部上古經典以拉丁文六音步詩寫成，詩文無比優美，卻也包藏了千百年來不被允許談論的危險觀念。突然重見天日的《物性論》引起了思想、道德與社會的騷動，深深影響了文藝復興與一眾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從古代哲學家的花園，到中世紀修道院的抄寫室，再到腐敗而危險的教宗鬥爭，新歷史主義學派開山祖師葛林布萊栩栩如生地展現了波吉歐尋獲與發現《物性論》的歷程，不但揭露了人類歷史的關鍵時刻，更將讓我們對今日身處的世界擁有革命性的全新理解。

浮光

作者：吳明益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台灣作家吳明益以《複眼人》英文版登上國際舞台，歐美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美國奇幻文學作家娥蘇拉·勒瑰恩強力推薦，更獲英國《獨立報》選為2013年「The 50 Best winter reads」第15名，這幾乎是亞洲作家繼村上春樹後以

翻譯作品入選書單的第二人。這一次，他舉起揀了二十年的相機，透過觀景窗向外對焦的同時，也披露了自己的故事及他不輕易示人的內心。

The Invisible Kingdom

作者：Rob Ryan

出版：HUNTCHINSON BOOKS



有一位寂寞的王子，住在一座雄偉華麗的城堡中，但他並不快樂。他不常有機會跟父王與母后相處，也從不用花時間去想像自己未來要做什么，因為一旦父親過世，繼位成為國王就是他唯一的命運。唯一把王子當成一般普通小男孩對待的，只有王宮裡頭的一位工人。他知道每個人都需要找到真正的自己，於是給了王子一

枝內有隱形墨水的神奇畫筆，跟一支特殊的手電筒，這麼一來，他就可以隨心所欲利用這枝筆，來創造只有自己一個人才看得到的世界。一天晚上，當王子拿着這枝筆在床邊窗簾上畫畫時，發現了一個小洞，洞後竟有一扇暗門，通向一個神祕的閣樓。他還發現自己可以透過這個閣樓從王宮中脫逃，去體驗外頭的真實世界……英國剪紙藝術家Rob Ryan，以神乎其技的剪紙作品，搭配深刻動人的故事，帶給我們一個8至80歲都適讀的精彩故事。

龍迷津渡

作者：林行止

出版：天地圖書



林行止散文合集，多數為一年來閱讀、旅遊的見聞感想，有別於時事評論。本書所收入文章，題材豐富，生活趣味濃郁，與時代潮流、風尚、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